

身為一名台灣記者

年代壹電視實習

陳玫均、楊詠晴

目錄:

1. 前言:走進新聞工作場域-實習
2. 組織介紹:年代壹電視
3. 新聞產出過程
4. 新聞業生態
5. 實習內容
6. 記者的社會資本-新聞的來源
7. 部門之觀察:
 - 政經組
 - (一)女記者與政經線的女記者
 - (二)政治新聞的自主性
 - (三)暢所欲言v.s.新聞專業
 - 社會組
 - (一)感官主義的影響
 - (二)社會組記者的角色衝突
8. 結論
9. 參考資料

前言

走進新聞工作場域-實習

「台灣記者小學畢業就可以當了」

「記者工作那麼累，薪水又低」

「當記者很黑啦！」

當這些對於記者工作的特定想像已經深植台灣人民人心，而為甚麼新聞界對我還是有著有無比大的吸引力，可能因為這是小時候的一個憧憬，總覺得把發生在世界上的大小事都如實告訴人民是一件很偉大且有趣的工作，尤其是對駐外記者而言，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光鮮亮麗的外表所吸引，藉由這次實習機會，總算能親身深入這個場域，了解所謂「新聞工作」。

它是否真如既定偏見所說-「台灣的記者工作沒前(錢)途」？而又是怎樣的環境下使得這份「應該是頗有聲譽」的工作在台灣落得一文不值？

2017年暑假，我們來到了年代壹電視實習，在眾多部門中，我們其中一位被分配到了新聞部採訪組中的政經組，另一位則是在社會組，一層樓像蜂窩似的辦公桌擺得滿滿的，在每個隔間內埋頭苦打的就是新聞記者，表定的上下班時間為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但還是常常需要為了跑某些新聞，配合早起。為期四周的實習，比起工作，我們更像一位待在記者身旁的學習者，一天下來，跟著記者進進出出採訪新聞，也因為這樣，讓我們更貼近地去了解身為一位記者，所需要做的工作內容、**社會資本及人脈的累積**，甚至是面臨的**角色衝突**等等。

組織介紹-年代壹電視

壹電視2010年12月正式開播，算是年輕的電視媒體，後來壹電視於2013年6月被練台生的年代集團買下。主要是壹電視記者出去跑新聞，再把畫面傳給年代，年代的編輯中心再做編輯。公司辦公室上方每一區都會有好幾個電視螢幕，播放著各個電視台的新聞，其中一定會有自家的壹電視和年代新聞，經過我們觀察下來，其實兩者大同小異，但新聞的口味略有不同。

新聞產出的過程

首先是文字記者搭配著攝影記者搭檔出去採訪，好的攝影記者會和文字記者討論一則一分半的新聞內容畫面如何安排，這樣文字記者比較輕鬆，不然就是文字記者寫完新聞稿再請攝影記者塞畫面，其中新聞畫面安排的專業術語有NS(natural sound)、SB(sound bite)等，NS是畫面的自然音，拍攝當下的現場聲音，SB是被採訪者的聲音，寫新聞稿腦袋中要有畫面感，不像是平面報紙的平鋪直敘，不同新聞線有不同的新聞稿模式。就社會組而言，很常利用到監視器畫面，監視器畫面最精采的部分會放在最前面，並且描寫監視器畫面的內容，有一種看圖說故事的感覺，讓畫面更生動且張力更大，開頭用最吸引人的東西觀眾才會繼續看，甚至有「黃金10秒」的說法，再來是有目擊民眾的訪問最好，讓觀眾產生興趣與好奇想要繼續看下去，接著就會帶到時間地點與案情，然後把較無聊的部分警察採訪放在最後頭，做一個完美的結尾。由此可以發現記者負責傳遞資訊新聞內容給民眾，其新聞角度的選擇就相當重要，影響了新聞價值的判斷以及報導的以偏概全和扭曲新聞事實的原貌。

新聞業生態

正常記者一天至少會做2則新聞，早上出去採訪的新聞記者會趕在午間新聞前用好，包含文字記者的描述與寫新聞稿的架構，攝影記者的畫面選取與排列，最後再由文字記者過音和上字幕、攝影記者塞畫面來完成一則大約2分鐘的新聞。下午的新聞相對早上比較不趕，在18新聞前做好就好，因此有些記者會利用多餘的時間到警察局聊天泡茶，而對於政經組記者也會利用空閒和立委打好關係，誰都希望變成以後採訪對象的「熟悉面孔」，透過平時建立的人脈，才使事業更順利，不得不說記者的社會資本累積十分重要，而我們從中也會觀察這些關係是如何連結的。

實習內容

我們只是實習生，沒有所謂的工作，所以沒有壓力，從旁觀察記者的採訪方式、參考各家新聞的切入點以及畫面的編排和學習新聞架構與練習寫稿和過音，每天主管會分派我們給不同記者，跟著一起去採訪，但有時候記者們在忙自己的專題或上班的

記者比較少時，就只能待在辦公室看新聞和練習寫稿，所以每次最期待的是跟訪，每天社會上發生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每天都有新奇的感覺。

若把實習生的工作及學習內容濃縮，可以歸類為以下幾點：

1. 基礎過音:所謂「過音」就是在看新聞時所聽到的記者的配音，電視新聞具文字及影音效果（例如動態影像與音樂），它的特性與平面媒體新聞有所不同，特別是近來傳播學者發現國內電視新聞在挑選新聞主題或報導角度時，普遍奉行「感官主義」，以刺激閱聽人的視、聽覺享受為原則（王泰俐，2004），因此除了畫面的重要，過音也是製造新聞的一大重點，不只是唸唸新聞稿，不要念錯就好，但是其實並不竟然，中間的咬字、斷句、聲調都需要經過特別的指導及練習才能讓觀眾「聽得下去」，聲調要給人**專業、穩重**的感覺，才能使觀眾對於報導的新聞有可信度。
2. 新聞稿寫作:一般新聞稿的形式分成四種，分別為乾稿(dry)、Bs、Sot和Dlive，根據不同新聞內容及記者所能找到的畫面，決定寫以上四種不同的稿子的其中一種，而我們自認為在這個部分有最大的成果及進步，身為非本系生，從來沒有接觸過新聞稿的練習，寫出來的稿子就是自己要過音的文字，一則新聞短短一分半分鐘，如何將重點配合所拍到(或歷史帶子)的畫面做出一則完整的新聞其實真的不容易。
3. 基礎連線:這就是連線新聞的訓練(dlive)，和其他新聞稿不一樣的是記者會進入畫面，做部分的解說或動作(通常是開頭)，這也是格外需要勇氣及臨場反應的技巧，儀態、眼神及動作都要恰到好處。
4. 新聞角度切稿訓練:實習生除了寫自己跟的新聞外，也要學著比較其他台的新聞特色，午間晚間新聞的差別.....等等，這些都被稱為「新聞監看」。
5. 國際選稿訓練:每天選擇一則國際新聞，並練習將它寫成新聞稿形式，最後與主管討論為何此新聞值得報導，而本台是否有報導。

6. 新聞視讀訓練(收視率比較):學著看數字,收視率能解釋一切,能決定新聞導向,這也是有時不能被諒解的地方,大家或許都會怪記者愛報暴力、腥羶色,但就我所看,我認為是民眾愛看暴力及腥羶色,因為收視率說明了一切,不僅如此,收視率也決定了一家新聞台的存亡,很多人或許不知道,一家新聞台的收視率若沒達標,是會遭關門大吉,這也是為甚麼他們只能被動地迎合觀眾口味,而有「爆點」的新聞才符合各位觀眾的胃口,所以觀眾究竟是選擇想看的還是該知道的?許多電視台都做過改變,但是「有素養」的新聞是無聊的、是沒有收視率的。
7. 跟著記者出門去:這是每天最期待的小任務,實習生每天早上一到公司就會被分配到不同記者底下,跟著他們出去採訪新聞,我們雖然在此部份幫不上甚麼實質的幫助,但是自己的眼界卻寬廣許多,這一個月來是見最多立委的一段時間,進進出出立法院,從原本的新鮮感到後來的習以為常,而短短1個月幾乎每位記者都跟過好幾次,慢慢會了解每位記者的風格,以及一些特殊的習性及新聞專業,從中觀察他們採集新聞的過程,一一檢視人民最終看到的新聞是否為「不偏不倚」的。

記者的社會資本=新聞的來源?

新聞記者基於倫理考量往往被要求與新聞來源保持一定距離,以免產生角色衝突的情況,新聞來源常常被質疑會利用某些「特殊關係」操縱媒體,但是另一方面,新聞記者的工作必須建立「人脈»,而這些人脈某種程度對記者來說是新聞來源,透過社會網絡的建立、拓廣,記者才能撿到「好」的新聞,甚至是獨家,這些都與電視台的新聞來源有很大的關係。

以下是身為一位記者,每天採訪到的新聞來源:

一、單位或機構主動發新聞稿,這類型的新聞比較輕鬆已經有大致的新聞內容,有些甚至也幫記者們準備好影片和畫面,只需要再剪輯就好。

二、重大新聞採訪,發生重大事件記者們一定第一時間衝到現場。

三、同業間互相傳遞資訊，跑同一線的記者很容易會見面，因此感情也很好，常有很多line群組互相傳遞資訊，也有時來不及到新聞現場因此請同業幫忙拍。

四、獨家，不同間新聞公司一周要求的獨家數不同，記者也要有敏銳的新聞鼻，關注時事掌握觀眾口味。

五、抑或是做長官指示的新聞，每家電視台都有不同的政治傾向和觀眾群。

就政經組的觀察，其實不只是獨家，就連一般的立委採訪、同業之間的消息交換，其實都是人脈的累積，若套用Granovetter的橋梁(Bridge)概念，**強連結與弱連結**正是記者與消息來源關係提供的途徑，而定義關係強度的指標是：**互動頻率**(frequency)、**互動強度**(intensity)、**親密程度**(intimacy) 和**互惠程度**(reciprocity)，這四項指標愈高，關係或連帶愈強。根據我們跟訪的觀察，記者連結主要集中在互動頻率高、及互惠程度高，消息的交換其實也是一種利益關係，只有少數提供消息的是記者要好的朋友，也就是所謂強連結，但畢竟這樣的人脈關係只占少數，大部分的消息需要記者所建立的**廣泛且穩定的弱連結**，我們起初也懷疑既然所謂弱連結，要如何**穩定**？但我們發現在記者圈內的弱連結儘管弱卻十分穩健，同業之間只要不是競爭關係，都算是「好關係」，看到同為記者，也會禮貌性問互探、分享消息，雖然同業間彼此存在競爭關係，但卻又不能沒有這些與彼此所建立的弱連結，可以說是維持著一種互利共生的平衡。在1961年 Gieber 與 Johnson 提出三種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模式：對立、同化及交換模式等。而後來不少研究進一步指出，記者和消息來源間存在互利互賴的「**共生模式**」(Davison, 1975；Cook, 1989)。Wolfseld(1991)對共生關係提出修正，發展出「**競爭性的共生**」模式，認為兩者之間是一種相互利用又競爭對抗的關係模式(中華傳播期刊，2006)。

社會組生態

社會組的新聞大多是報導社會上發生的大小事，基本上除了國際組、政經組、生活組外的新聞，都和社會組有相關，且常和地方中心的新聞重疊，地方中心的新聞是各地的駐地記者傳即時新聞畫面回公司或是LINE群組，再由地方中心的記者編輯畫面和寫新聞稿，基本上地方中心的記者都待在辦公室，算是當一名記者首先會去磨練的部

門。因此社會新聞總是多元的，每天遇到的突發案件都不同，大至槍殺案、車禍等，小至吵架、鬧事等。

(一)感官主義的影響

舉凡報導災難的、娛人的、感人的、令人震驚或好奇的新聞，均被歸類於「感官新聞」(Adams,1978)，因為社會新聞的走向以及觀眾的口味，記者偏好利用煽動誇張的標題和新聞主題以及上大量的動畫來刺激閱聽人。每天有很多的災害意外發生，但媒體透過電視新聞傳送的畫面給民眾，為了搶第一手畫面也未考慮到新聞的完整性、事實的真相或是受害者的心情，中午12點和下午6點正是收視的高峰潮，當民眾在用餐時新聞裡卻播著這些畫面，這些真的是觀眾在乎的嗎？或是真的是社會上應該重視的問題？新聞常考慮到即時性但有時還要再思考其重要性。

以我實際在實習中看到的例子，2017年7月19日在陽明山仰德大道發生一起水泥車煞車不靈的車禍，造成4死的意外事件，這是一則重大的社會事件，有義務告知民眾，當隔天案情已經有著落，媒體們仍爭相採訪受害者，或是在醫院堵傷者的家屬，甚至推出了受害者的人物故事，利用最熱門的新聞以博取收視率，這則新聞大概播了三、四天，從釐清事發經過到更新死傷人數，再到死者的人物故事，每家新聞台後續做的新聞走向各有不同。事發隔一天我們到停車禍車子的停車場拍攝，竟巧遇其中一位死者的家屬，記者紛紛衝向前圍住採訪，她甚至只是一位小妹妹，已經很難過父親的去世，記者們的舉動恐怕已經嚇到她了，記者們因為背負著收視的壓力，還是要採訪和拍攝，這時採訪的必要性和目的就值得思考了。

(二)社會組記者的角色衝突

壹電視社會線新聞的記者多半也是女性，只有兩位是男性且較資深，這兩位是專門跑檢調類的新聞。記者需要不怕吃苦，且常上山下海，像是颱風天卻是記者最忙的時候，到各地出差，傳最新的災害消息給民眾，所以多半記者都很年輕，因為年輕才有拚勁以及體力到處跑新聞，當心中對新聞的熱情漸漸降低，有些記者甚至待了一兩年

就辭職找新的工作，因此不是升官當主管就是轉換跑道。新聞記者投入高工作時數以及負面新聞心理方面的承受，且「有新聞就是上班時間」的影響，非工作領域是很難界定的，難免面臨到角色衝突，沒有時間照顧到家人和沒有自己的時間，像我實習的社會線女主管，她同時也是地方組的主管，因此日日夜夜都在電視台少有休假，她說過當她在趕稿的時候，連她媽媽打電話給她的話都會掛掉，記者的工作性質是很辛苦且常面臨到心中的衝突，利用疆界理論來說明，在新聞的高峰期間，新聞記者的工作領域有可能不斷擴大，影響到非工作領域的生態，若新聞記者沒有為自己劃定明確的疆界，試著將工作領域與非工作領域分開來，則會讓自己經常處於「備戰狀態」的感覺(劉玉惠，1990)。

政經組生態

「名為政經(政治+經濟)組，時為黨政組」這是我對我所處組別，同時也是台灣人民新聞胃口的心得，在這一個月中，每天跟新聞，但我所跟到的新聞被歸類為經濟類別的大概只有4、5篇，其餘都是政治類，主管說台灣人民偏愛政治，所以在所有組別中(生活、社會...等等)，政治新聞是所有新聞的最大宗，這也讓我不禁去想，到底是什麼造就台灣人民一群偏愛政治的族群，然而我看到的政治卻是那種樣貌的，新聞記者如何在其中取得平衡。

(一)女記者與政經線的女記者

在文化中所存在的性別刻板印象，使得女性在選擇工作上受到無形限制，社會期待希望女性能做「符合女性性別氣質的工作」，其中一項就是專業的讓男性來，而在眾多新聞線中(政經、生活、社會、國際、娛樂等等)，往往政經線這種比較「硬」的新聞內容被希望由男性來報導詮釋給觀眾，因為男性給人專業的印象，但當發現政經組的記者10位裡面有7位都是女生後，我其實蠻意外的，再加上那幾位女記者中有幾位年紀輕輕，比起「較資深」的男記者，她們確實容易讓人產生懷疑及不安全感，到底女性氣質和新聞工作中的專業有沒有衝突？我請教了我們的主管，為什麼本台的政經線記者女性佔居多？「**因為觀眾愛看美女阿~而且這些記者的能力都很好**」。很多電視台開始打破舊有觀念，「男

生比較能勝任專業新聞」概念的影嚮對於電視台聘任的標準越來越薄弱，一方面因為女性主義的抬頭，許多學者提到女性記者在政經新聞的加入可以提高民眾對於女性政治人物的形象，「女性記者的增加可以促進新聞內容的改善」(Byerly,1995)，由女記者來為民眾播報專業性的新聞，一方面顛覆原本大眾媒介所傳播的女性負面形象，也打破對於女性工作的特定框架，雖然「女性記者的增加可以促進新聞內容的改善」此論點仍難受到挑戰，因為新聞產生的過程受到組織規範(公司原有的規定)和記者本身意識形態等等因素影響，內容改善是否能歸因於性別分配較平等還須討論。而根據實習期間觀察，女性記者確實在採訪政治類新聞時(進出立法院)表現得不比男記者差，甚至有很多女性記者獨有的動作及技巧，女性記者在同業間都以「哥~」「姊~」稱呼，男記者則不會以這種較親密的稱呼方式向一位不太熟悉的同業打招呼，顯示出女記者對弱連結的搭建較細心，至於訪問技巧及在撰寫新聞稿部分，女記者反而能從更精闢及不同的角度去檢視政治，所以這一切都合理解釋了政經組一定容得下女記者。

(二)政治新聞的自主性

政治新聞常常因為電視台本身抱有的政治色彩背景而被懷疑不公正、喪失新聞自主性，透過實習的觀察，我們認為所謂「自主性」和政治類新聞的來源有很大的關係

上述提到新聞消息的主要來源，就政治新聞來說，其中最大宗的常規管道主要為：官方手法(如:議會聽證會)，公關稿件(某市長出席某某活動)、記者會。

Shoemaker 與 Reese (1991, p. 150, p.192) 則將消息來源影響新聞記者的策略歸納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單純發送可直接被記者所用的訊息；第二種則是建構一種情境，讓記者不自覺地隨之起舞。在暑期實習期間，正巧碰上立院審查前瞻條例，我和其他兩位實習生很幸運地在某天能夠進到審查會場中見習，我認為在立法院呈現出的種種就是屬於第二種-「**建構出來的新聞點**」與其說是新聞或公關策略，學者認為這是一種意識型態的動員(ideological mobilization)。這一天讓我看盡台灣政治人物各種醜態-丟水球事件，立委們如同小學班級內會出現的景象，水球、麵粉滿天飛，打群架的打群架，潑水的潑水，站上桌子的立委兩隻手數不完，更恐怖的是這就是**記者要的新聞點!**立院越是熱鬧，記者越忙，因為這些是人民愛看的，記者指出幾位行為特誇張的立委

說到「這幾個明年要選縣長、市長」，媒體彷彿成了記者的廣告，因此，這種所**建構**出的**情境**，成了民眾質疑新聞記者會受到消息來源的公關策略的原因，而喪失了自主性。

(三)暢所欲言v.s.新聞專業

記者工作常常被懷疑，他們究竟能不能寫自己想寫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是礙於上級還是礙於道德？這時候便會面臨記者工作與下屬的**角色衝突**。臧國仁（1998）對媒體專業主義的研究之後指出，媒體的媒體的專業主義和新聞工作者的角色，通常指所謂客觀性的報導，即新聞工作者的報導講究公平、公正、公開、平衡，獨立超然，不偏不倚。然而，記者所反映在報導中的「現實」往往是經過記者根據自己(或公司政治色彩背景)既定的意識形態、知識結構、偏好等經過取捨和加工之後才呈現出來的現實(郝志東，2009)。媒體身為第四權，對於記者來說，他們認為自己的責任是監督政府、監督商業集團、監督社會運動，讓他們不要太傷害一般民眾的利益，所以他們在日常的新聞報導或評論之中，就會更加注意社會不公的議題，因此很容易不小心注入自己的同情，或者對權勢者注入自己的不屑，然而就我實習下來所觀察到的，記者面臨的為難並不在此，記者每天所要採訪的內容都是受「上級」指派，最後新聞發出去前，也要經過沒到採訪現場的主管手中，記者應該要是可以對於事實暢所欲言的，然而面臨角色的設定，對於新聞專業的追求，卻往往達不到，只能在上下階層與新聞道德中取得平衡，多數記者都不時地會想到要扮演社會良心的角色，他們多少也會做到，但是由於受到各種外部條件的影響，他們不可能完全做到，而我認為最大的阻礙還是在於上級。

結語

在現今網路資訊的快速傳遞下，電視的使用率也漸漸下降，各家新聞台除了電視的頻道外，幾乎也有完善的經營網路的即時新聞，一個月的實習下來，電視新聞有走向娛樂的趨勢，有時會過度渲染或斷章取義，不禁讓人思考新聞人的倫理與職業道德，記者能掌握到最新即時的資訊，透過記者的了解與解讀案情後來製作新聞，經過第二層的傳達，若記者沒有秉持著道德倫理，常造成曲解和誤會，因此記者心裡的那一把尺是不可少的。

透過這次社會實踐，我們親身進入工作場域，去了解這份飽受偏見的工作，以社會學的角度去檢視所有謠言及他們製作新聞的一天，記者工作從來都不如一般人所想那樣簡單，不管是處在社會組或是政經組，同是記者，面臨了很多不同的困境，也有許多相同之處，透過一個月的時間，兩組的實習，我們從新聞的最初採集一路觀察到最後呈現在觀眾眼前，記者面臨的是三方的壓力，一為上級指派，組織中的規範及特定意識形態使他們無法暢所欲言；二為觀眾壓力，一則新聞從記者手中出去，全台灣、甚至大至世界的人民都會看見，當自己的名字出現在一則新聞的最後以示負責，記者須對自己所產出的新聞負責任；最後第三方就是自己，內心道德、正義的一把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認為記者受到一定的情緒勞動所擾，因為沒有完全的客觀，也沒有對於客觀標準的定義，記者常常和我們說回家完全不想開電視，因為會認為自己還在工作，他們是一群每天受到資訊轟炸的工作者。

「台灣記者小學畢業就可以當了」「記者工作那麼累，薪水又低」「當記者很黑啦!」，這些對於記者的偏見不是沒來由，但偏見依然為偏見，是一偏蓋全以及不夠瞭解下所產生的既有印象，這不是台灣記者的模樣。

參考資料

- (1) 劉玉惠(1990)，工作壓力的實證研究:以台北市報社文字記者為例
- (2) 王泰例(2004)，電視新聞節目「感官主義」之初探研究
- (3) 蕭蘋(2004)，新聞專業中的性別政治
- (4) 中華傳播學刊(2006)，人脈與新聞採集：從社會資本與組織衝突觀點
- (5) 黃倩茹(2006)，魚與熊掌可兼得嗎？新聞記者工作與非工作領域間角色衝突之比較
- (6) 郝志東(2009)，媒體的專業主義
- (7) 江淑琳(2015)，記者怎麼了？一般論文從「場域」概念檢視政治記者的新聞實作
評介黃順星《記者的重量》